

“唐人七言律诗第一”

——崔颢《黄鹤楼》赏析

○方超群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江苏 无锡 214036)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1)06-0026-02

黄鹤楼

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汴州人士,盛唐诗人,为人性异狷介。早年诗作浮艳轻薄,后曾漫游出塞,诗风因之大振,多有风骨凛然之篇。《全唐诗》录存其诗42首。然其漫游至湖北武昌时所作《黄鹤楼》一诗,深得后人激赏。宋人严羽云:“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诗评》)据说李白登黄鹤楼之时,本欲歌咏,见此诗而搁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可见这首诗的气象。仅此一诗,崔诗人便足以留名后世。

开篇一联“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写黄鹤楼斯人已去、空余楼台的凄况,人非物是的茫茫惘然感昭晰可见。其后一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用“黄鹤”与“白云”两个意象相比衬,“黄鹤”从黄鹤楼处展翅,一飞冲天,与白云齐飞,可转瞬间划破长空倏然飞去,空留“白云”自流;且此一去便有千载。前二联中,有三处“黄鹤”意象,两用“去”、“空”二字。“去”为动作,“空”乃“去”之效果。前一“空”字与“余”字相接,着意于孤零之味,楼因鹤去,盛日不在,繁华落尽,亦如空也。而后一“空”字用得可谓“一字千金,惊心动魄”,此“空”可作两种意思理解:一是,万里长空实在广阔辽远,几朵“白云”顿显空无,白云悠悠反衬出天空的阔大无边,此为空间之“空”。二是,“白云”无人做伴,独自空流,且空守千年之久,此为时

间之空。然此两种之解读仍不免皮相,若细细味之,似有另一番深意:诗人感慨千年以降,白云虽空悠悠哉,但千年不是空白,千年之内多少文人墨客曾驻足于此凭眺感怀,可而今不仅“黄鹤”已去,就连骚客们也早已倾没,惟诗人独伫于此。换句话说,“白云”虽“空悠”,然人世未空,此“空”字最能显露出作者那份“逝者如斯夫”的慨叹。实际上,全诗高远之境正得之于前二联之气魄,而前二联之气魄正得力于“去”、“空”二字,它们看似为随意语,然浑然天成,实乃洗练之极,饱含着作者的匠心。

律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句意稍晦涩。川,水边地也。历历,清晰可数貌。芳草萋萋,乃化用《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意,意指草长荒芜,瑟败衰迷。而用“鹦鹉洲”一典故,诗人亦是深有寓意,有感而发。相传此洲是写过《鹦鹉赋》的汉末狂生祢衡被杀之处,“鹦鹉洲”之名得之于此。此处用此典,诗人意在怀古自怜,一代风流名士祢衡曾名赫一时,不想如今被萋萋芳草湮盖,身性亦狷狂的诗人,在历史与现实纷然交错下,又怎能不顿生空茫之感,有不如归去之叹呢?纵观全篇,此典既可铺陈下文,又能暗合文意,可谓妙笔。

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一句,紧承上文之悲怀。悲绪满怀,“思乡念家”之情不由而起。然而“日暮”时分,天色昏沉,纵极尽目力也只能望到几丈远处,哪能目及“乡关”?更何况诗人一生飘泊漫游,一声怅叹“归去还家”又能归向“何处”呢?如此说来,本欲借乡思忘怀的诗人不仅未能消去悲愁,反而又添“乡关”之愁,那一“愁”字即是明证。不过须指出,此“愁”不能认为仅仅是望

不到“乡关”所生发的乡愁。家乡本是用来消愁的，可不知“乡关何处”，因而前三联所蕴涵的悲怀情愁仍是存于心中并未消解，所以那最后一笔浓墨重彩“愁”字，诚可谓全诗之眼。全篇随“愁”字戛然而止，悲愁乃此诗之基调也。烟波空濛，撩人愁绪，此诗读来，这不尽悲愁如迷茫烟波缕缕不绝。

此篇虽为律诗，实为变体。当时律诗正处于发展阶段尚未成熟，还没有形成严格的格律规则。因之，诗人未受束缚，用古歌行入律，采用亦古亦律的体制，谋篇构句，艺术特色鲜明生动。上半段为散文笔法，语字奇崛。一、二句似信口吟出，不见斧迹，无一字不为平常语，读来却宛如春风拂面，俊丽清新。三、四句作为律诗颌联按理应对仗合律，可此处并不为之，悖于平仄之律，然一气呵成，豪爽雄阔，笔脉连贯而流动，苍莽之气溢胜于外。下半段颈联一句化用叠字，归于整饬，色彩醒目，音节舒缓，承蓄前四句狂放磅礴之势，至尾联则跌宕一笔，转而倾泻，直抒胸臆，一唱一叹，“愁”字作结，全篇气脉相连，意味深远。此篇一气读来，文意易于理解；虽然仅有颈联一句对仗工整，婉丽音谐，其余处皆无律诗的思致与精巧，然此诗纵笔写开，起合有致，结构大巧若拙，又岂是一般律诗所能比之。严羽认为此诗为“唐人七律第一”，并非过誉。

在意境构成上，盛唐诗歌所谓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特征，由此篇可见一斑。此篇不以思致见长，纯以韵胜，有时间的悠远（“千载”），有空间的阔大（“悠悠”），既有空灵的意象（“去”、“空”、“黄鹤”、“白云”），又有深深的情愁，诗境浑然一片，超妙迥然。清人沈德潜评之曰：“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集》卷十三）评得中肯。

如果说，此诗的艺术特色和诗境已让人惊叹，那么更为叫绝的则是它内在的情感逻辑。读此诗的人都体会到，此诗没有拗处，读来流畅自如，吟咏几遍，便可背诵。然此为何故？析之，其语词清新明质为一缘故，但更为关键处乃是此诗内在的情感演进轨迹。从篇始到结尾实有一情感流变的历程融于诗中，前三联各联均蕴有一悲愁，且层层推演，愈积愈浓，待至末联一变，转而为消愁解怀，构思极为巧绝精当。第一联诗人登楼望远，念及人去楼空、楼台空寞，心中落满哀怜，此一悲愁也。第二联诗人仰望天空，白云空流千载不息，沧桑岁月忽然而已，光阴流转引人喟然长叹，此二悲愁也。第三联视角转换，诗人由仰观变成俯察，汉水平畴，芳草凄迷，风流名士的显赫风光业已烟灭，世事茫茫的无情更是惹人神

伤，此三悲愁也。情感在文字中流淌，且随新的悲愁而不断加深，待悲愁积蓄到沉重，诗人何以堪受？既然悲不胜悲，诗人必求纾解。故而至末联吐露“思乡念家”之情，欲藉乡思来冲淡、消解、忘却悲愁，可不料，“乡关”又无处可觅，情愁难尽矣！显然，情感的流淌在诗中历经萌生、积蓄到消解（却未能消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好符合人们的心理情感结构，一般人的情感体验也是历经从产生、加深到求排遣的过程。也就是说，诗中情感之构与人心之构相契合，正是此诗“一气旋转”而“浑若天成”的奥妙所在。倘若未能悟此关节，便很难理解这首诗在一千多年的接受史长河中何以会有经久不衰的显赫声名。

又，此诗常被认为是怀乡之作。就全诗而论，从表层言语来看的确有思乡之情，然而味之再三，似别有深意也。因为诗中除“乡关”一普泛之词外，再无具体明晰的乡思的意象，譬如旧里亲朋、故园物事等等，而这些意象恰恰在其他一些典型的思乡篇中是主要描述思念的对象。比如：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兄弟”；再如：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中的“西窗”，这些都可以为证。当然，并不是否认此篇有思乡之念，不过，笔者认为此处的乡思不是作品主要的情思，乡思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一杯浇愁美酒，说到底，乃自我疗救的慰安之情。前文已经说过，本诗的情感经历了萌生、积蓄到消解（却未能消解）的过程。诗人游历于黄鹤楼，有感于人去楼空，有感于光阴流转，有感于世事茫茫，心中悲切万分。而故乡在每个身在异乡之人的心中是美好温馨的，诗人此时不禁念及故乡、遥望故乡予以释怀消愁再自然不过。但这份乡思在悲愁难当的时候涌上心头，其聊以慰藉悲痛的功用是相当显著的。那时，诗人触景生情，失魂落魄，借故乡作一抚慰而已。也就是说，诗人不是因思乡而作此诗的，乡思仅在诗中充当着一种消解悲愁的慰安作用。由此观之，此诗非为思乡篇，而是登楼起兴的抒怀哲思篇，是诗人站在黄鹤楼上，以仰观俯察的视角凭眺阔天江水，参悟到：天地大矣，在沧桑岁月面前万物皆为一粟，斯至今日，无论高楼也罢，名士也罢，都逃不脱被荏苒春秋磨灭的命运。而这份人世的感慨悲怀恰为《黄鹤楼》一诗的深义所在。然而，悲怀之中更有深情，不然，若真彻悟了，亦不会有什么“愁”了，想必诗人仍是留念功名而执意人生的。